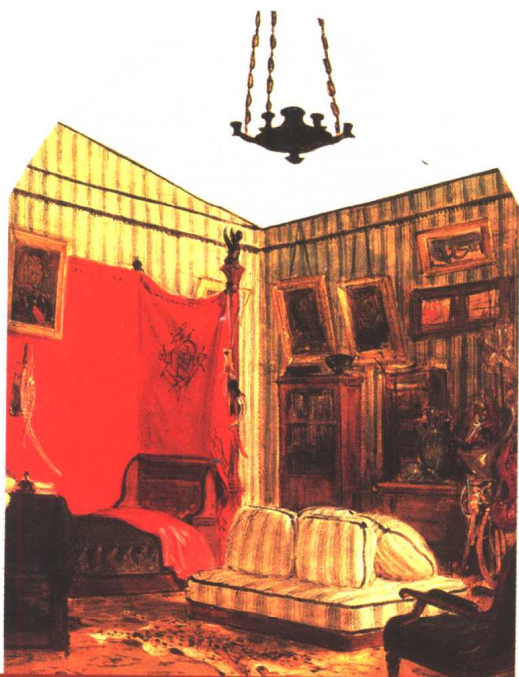




日常生活译丛



浪漫主义者的生活

(1820~1848)

杭零译
〔法〕安娜·马丁·菲吉耶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日常生活译丛

浪漫主义者的 生活

(1820~1848)

[法] 安娜·马丁-菲吉耶 著

杭零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浪漫主义者的生活 / (法) 马丁-非吉耶著; 杭零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2

(日常生活译丛)

ISBN 7-80603-982-1

I. 浪... II. ①马... ②杭... III. ①艺术史-史料
-欧洲-1820~1848 ②作家-生平事迹-欧洲-1820~
1848 ③艺术家-生平事迹-欧洲-1820~1848
IV. ① J150.94 ② K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3991 号

责任编辑 韩 猛 李 宁

装帧设计 王 芳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98470

市场部 (0531) 2098042 (传真) 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10.75 印张 80 幅图 29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几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闲暇时翻看翻看，也用不着特别认真地去读。隔了岁月的灰尘，过往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点滴像一颗颗泛黄的珠子，擦拭一下，还能映照出昔日真实的光泽。

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抹杀了。

就我们所知，“私人生活”这一概念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私人”相对于“公共”，趋于日常，富于偶然。这是一个免除干扰、自省、隐蔽的领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社交场合必备的面具和防卫，可以放松警惕，可以随心所欲，可以身着“宽松的便袍”，脱去在外面闯荡时穿戴的坚硬铠甲。拿米兰·昆德拉的话说，私人的空间，虽然是日常的、不完美的、不定的，有



时甚至是虚无和邪恶的，但这是一个有可能导向“欢乐之完满，自由之完满，存在之完满”的世界。然而，因为私人生活总发生在深墙内院，关着门，上着锁，自然也就有其封闭性。乔治·杜比指出，19世纪的资产阶级竭尽全力想捍卫这堵“墙”的完整性，遮蔽墙里的一切。但这堵墙内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生活，最真实的自我，有不见刀光的争斗，有不可言说的离合，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因为各种利益和需要交错成一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如何穿透这堵有形又无形的高墙，真正进入私人生活的空间，并勾勒出历史的真实面貌？如何在其变化中确定岁月所覆盖的现实？如何既准确无误地抓住主题，同时又不迷失方向，避免陷入纯粹个人的私密生活迷宫，而失去对历史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把握呢？面对这一个个疑问和难题，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忠实描述，致力于还历史一个原样。我们给读者推荐的这套“日常生活译丛”，便是这一领域最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不久前，葛兆光先生在谈文史研究学术规范的一篇文章中谈道：现在编的各种历史书，至少经过了“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伦理”、“历史编纂原则”四道筛子的筛选过滤，诸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等重要内容在书写的历史中被省却，经过层层染过的修饰，历史的底色隐而不见了。他认为，要透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到历史的底色，找回那些被省略的、被删减的东西，尽可能接近历史原来的面貌。这不仅需要史学严谨的考据，还需要对生活必要的体验和想象。葛兆光先生的这一观点与我们推出的这套“日常生活译丛”的主旨不谋而合。在我们看来，以往我们所阅读的西方历史，确实如乔治·杜比所说，大都是“公共舞台”的历史，也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是经过层层装饰过的难见历史原貌底色的历史。而深入“私人生活空间”，着眼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象和感觉的史料和文献非常少见。通过对这套丛书的译介，我们至少多了一分可能性，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略、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

法国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生活译丛”，是一套开放性的大型丛书，可谓内容丰富，色彩缤纷，加之作者们近乎散文化的笔调，在为广大读者剥去“大写的历史”的装饰、还原历史原貌的同时，常给读者带来阅读的



欣喜和发现的愉悦。在阿歇特出版社已经推出的这一系列百余种图书中，我们有目的地选择了其中的30种以飨中国读者。神游历史，穿越时空，我们一起去结识古希腊的妇女、最早的基督教徒、乌托邦的追求者，去看一看国王的卧房、艺术家的斗室、士兵的营帐、百姓的平常日子，去体验一下官墙内的沉重、美丽下的丑陋、炮火后的悲怆、辉煌中的黑暗。

从卢瓦河的城堡到蒙马特高地的广场，从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到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从古希腊诸神的游戏到爵士乐手叛逆的鼓点……走进文字书写的历史，市井街巷、深闺内闼、宫廷豪宅、寻常人家，只要你用心去看、去发现，就会有别样的感受，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许 钧

2003年4月16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浪漫主义浪潮 17

1820年：外国影响的风潮 18

哀歌 19

复辟时期文化界的生机 22

浪漫主义浪潮的起源 25

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 27

歌德和拜伦 28

浪漫主义英雄拜伦 30

马捷帕，一个浪漫主义神话 32

第三章 三条路线：1820年~1830年的柏辽兹、

德拉克洛瓦和雨果 37

1820年~1823年 37

艺术志向 37

雨果，“出色的孩子” 39

在圣弗洛朗坦街德尚家 41

从《文学保守者》到《法兰西缪斯》 43

《但丁之舟》(1822年)之前的德拉克洛瓦 45

《但丁之舟》，“我要碰一次运气……” 46

柏辽兹：从医学到音乐 48

1824年 50

1824年4月14日：诺迪耶在阿尔瑟纳举办的第一个“周日聚会” 50

拜伦于迈索隆吉翁之死：1824年4月19日 51

- 1824年的巴黎美展:《希奥岛屠杀》 54
- 通向自由主义:《颂歌集》出版后诗人的社会使命 57
- 柏辽兹:第一次的听众 61
- 1824年9月15日:第一期《环球报》 61
- 《环球报》集团 63
- 《环球报》与浪漫主义 64
- 1825年~1830年 66
- 1827年奥德翁剧院的莎士比亚 66
- 1827年~1828年巴黎美展上的《萨达那帕勒斯之死》 68
- 1827年12月:《克伦威尔》 72
- 1830年:罗马奖和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 73

第四章 文社 77

- 什么是文社? 77
- 沙巴奈街的“顶楼” 79
- 在阿尔瑟纳的诺迪耶家里 81
- 诺迪耶与雨果 86
- 雨果文社:爱戴雨果的一段历史 87
- 田园圣母街,德韦里亚家旁 89
- 欧仁·德韦里亚 91
- 画家与诗人 92
- 出行 95
- 朗诵 95
- 对外省青年的欢迎 97
- 浪漫主义戏剧的崛起:法兰西剧院的大仲马 101
- 《玛丽翁·德洛姆》和《爱尔那尼》 102
- 捧场者 103
- 1830年2月25日 106
- 《爱尔那尼》之后的雨果文社 111
- 丰塔内:七月革命后雨果文社的一名成员 113

第五章 极端浪漫主义者 119

- 1830年~1833年的“小文社” 119
- 1832年怪异的“哥特派” 120
- 对资产者的仇恨 122



一个团结的团体?	125
彼得吕斯·博雷尔	127
《费加罗报》对“青年法国”的命名	132
“小文社”的成员是“青年法国”而不是“民主青年”	133
1833年:浪漫主义者最后的过激行为	137
他们的结局如何?	144

第六章 杜瓦伊纳文社 147

怎样在1829年进入报界:加瓦尔尼和卡尔	148
加瓦尔尼和卡尔:19世纪30年代早期公认的才子	150
人们看到阿尔塞纳·乌赛出现的地方	152
卡米耶·罗吉耶的客厅	153
幸福的蜂群	155
生活在杜瓦伊纳街的甜蜜	157
杜瓦伊纳文社的结束	160
1836年及其后的报界人物	162

第七章 艺术家和资产阶级社会 167

艺术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位置	168
身为社会牺牲品的艺术家:埃斯库斯和勒布拉的自杀	171
1835年2月12日:法兰西剧院上演的《查铁顿》	174
查铁顿,从英国诗人到维尼的主人公	176
自视为查铁顿	177
自杀风潮	179
外省的查铁顿	181
查铁顿的兄弟,吉尔贝	182
受难诗人的化身	183
《跨越斯提克斯河》	186
为出版而努力的20年:阿卢瓦西于斯·贝特朗	187
荣誉的殉道者埃莉萨·梅克尔	190
“和吉尔贝一样悲惨,和埃斯库斯一样绝望”:埃热西普·莫罗	192
资产者有意做艺术家:“艺术家症”	197
资产者与艺术:1836年和1855年的戈蒂埃	201

第八章 聚会地点与激动人心的时刻 203

- 1837年春夏的诺昂 203
壮丽 203
欢快 205
诺昂的蚂蚁 207
艺术家李斯特 208
缺席的米歇尔·德·布尔热 210
乔治·桑的皮拉德斯，弗朗索瓦·罗利纳 210
演员博卡热 211
前任情人夏尔·迪迪埃 212
家庭教师费利西安·马尔菲耶 213
1839年~1840年的罗马梅迪契别墅 215
“清澈平静”和“Zyi”一家 215
夏斯里奥 218
埃贝尔和古诺 218
院长的风格 220
1841年6月3日，法兰西学院举行的雨果入院仪式 222
漫长的选举道路 223
6月3日的演讲 226

第九章 艺术家与人民 233

- 对人民的关注 234
在贝朗热的庇护下 235
与人民相遇：乔治·桑的渐变 238
乔治·桑和皮埃尔·勒鲁 239
欧仁·苏向无产阶级的转变 243
欧仁·苏和鞋匠诗人萨维尼安·拉普安特 246
无产者的诗 247
围绕工人诗人展开的论战 253
“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 256
乔治·桑和夏尔·蓬西，“这些新人类中的第一人” 257
外省的文化 260

第十章 19世纪40年代的放纵 265

- “书籍工作”和“报纸活计” 265
从波西米亚人到艺术家 268



“饮水者”	271
艺徒	271
诗人	273
纳达尔和卡罗尔·德·阿内尔	275
安德烈·莱昂-诺埃尔：奥尔良-巴黎及其返回	277
“饮水者协会”	280
1855年米尔热对“饮水者”的评价	283
两位未来的文学家：尚弗勒里和米尔热	284
记者	288
贫困	291
社交	294
皮莫当饭店	294
咖啡店	298
缝纫女工	302
一份小报：《海盗-撒旦》	306
“圣阿尔姆老爹”	308
从《撒旦》到《海盗-撒旦》	309
“小傻子”	310
《海盗-撒旦》的风格	311
艺术家的形象	313
 第十一章 结论	317
1848年：艺术家社会使命的沉没	317
艺术家生活的平庸化	321
艺术家的职业化	324
 译后记	329

第一章 引言

1830 年啊！你是
仍令我目眩的曙光，
寄托命运的希望，
欢欣的晨曦！

泰奥多尔·德·邦维尔 (Théodore de Banville) 写给浪漫派作品的大收藏家夏尔·阿瑟利诺 (Charles Asselineau) 的《浪漫主义的黎明》就这样开场了。透过这些诗行，人们可能会以为邦维尔也是 1830 年 2 月在法兰西剧院捍卫《爱尔那尼》(Hernani) 的年轻人中的一员。然而当年他仅有 7 岁……但黎明却可能因为梦想的作用而更加炫目。

这首诗接连提到了那个时代文学艺术界的所有人物。首当其冲的是雨果 (Hugo)，然后是雕塑家大卫·德·安热 (David d'Angers)，乔治·桑 (George Sand)、缪塞 (Musset)、巴尔扎克 (Balzac)、圣伯夫 (Sainte-Beuve)、奥古斯特·巴尔比耶 (Auguste Barbier)、马塞利娜·德博尔德-瓦尔莫勒 (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e)、泰奥菲勒·戈蒂埃 (Théophile Gautier)、阿方斯·卡尔 (Alphonse Karr)、热拉尔·德·奈瓦尔 (Gérard de Nerval) 和德尚兄弟 (les frères Deschamps)；接下来是喜剧演员弗雷德里克·勒迈特 (Frédéric Lemaître)、玛丽·多瓦尔 (Marie Dorval)，音乐家柏辽兹 (Berlioz)、梅耶尔 (Meyerbeer)，雕塑家普雷奥 (Préault)，画家托尼·若阿诺 (Tony Johannot)、路易·布朗热 (Louis Boulanger)、塞莱斯坦·南特伊 (Célestin Nanteuil)、德拉克洛瓦 (Delacroix)、杜米埃 (Daumier)、

加瓦尔尼 (Gavarni)、德韦里亚 (Devéria), 甚至还有出版人朗迪埃尔 (Renduel)。邦维尔委托阿瑟利诺保留下对这场战斗的记忆:

如同年迈的荷马
旁征博引列数着
君王们、诸侯们
和他们的船舰,
再为我们讲这战争吧!

.....

为我们讲 1830 年,
那闪电般的时代,
它的斗争和炽热
还有这世界末日的
灿烂辉煌.....

19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 在浪漫主义来临时正值青春年华的人们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他们所有的证词都重现了一种热情和活力。即便他们几乎再也感觉不到那些过去曾令他们震撼的文章的魅力, 他们仍然记得所受到的震撼, 1885 年阿尔芒·德·蓬马丹 (Armand de Pontmartin) 写道: “《勒内》(René) 和《基督教真谛》(Le Génie du christianisme) 里的篇章, 今天重读起来颇为冷静, 当初却让我为之疯狂。”^① 还有的人, 曾热衷于雨果“热情四射, 激动人心”的风格和他“能让石头活起来, 为之心跳的无以模仿的描写”, 50 年后自问: “趣味是随时间而变化的么? 一个花甲老者的心就真的僵硬固化了么? 我曾想重读《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 但却始终不为所动。对我来说, 一切都仿佛是不可避免的。”^②

但即使激情减退也并无影响, 因为所有人都证实了他们曾经的辉煌。他

① 阿尔芒·德·蓬马丹: 《我的回忆》(Mes Mémoires), 第 1 卷《孩提时代及青年时期》(Enfance et jeunesse), 246 页, 1885。

② 弗朗索瓦·肖恩 (François Chon): 《印象与回忆》(Impressionset Souvenirs), 172 页, 1882。



们让1830年成为了一次“文艺复兴”，一个饱满的时代，它既对立之于之前的时代也对立之于之后的时代。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曾谈到过1820年的“空白”。那时他17岁，他的父亲不惜一切代价想把他送进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读书。他因此而感到困惑，他觉得自己应该走文学道路。而让他更为困惑的是，他连一个榜样都没有。榜样在随后才由他的同辈们创造出来，他们在后来的复辟时期制订着新的思想框架。基内把1820年的世界描述得如同没有标识的荒漠：“我感到这样的空白存在于诗歌、历史、哲学和所有事物中。我忍受着这一切，因为我无力去填满它们，而且我不知道其他的思想也在受着同样的煎熬……我在整个思想领域都遇到同样的枯竭和贫瘠，没有一部作品指明前进的方向，没有一个人尚还有力地说：‘路就在这里。’”^①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和斯塔尔夫夫人（Mme de Staël）这两个伟大的身影本可以成为标志性的人物，可他们的处境却是相互矛盾的：夏多布里昂的魅力在于宏大新颖的风格，但却倾向于过去；斯塔尔夫人的思想现代得多，但表达却十分含糊。除了他们，其他人的语言和思想都是半生不熟。

然而，青少年们虽然在有待重建的知识界面前感到失望，但这种感情却是积极的，恰是消沉、抑郁的反面：“这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对生活的不耐烦，一种狂热的期待，一种对未来抱有的早熟的雄心，一种对复兴思想的陶醉，一种在帝国时期的荒芜后对心灵的难以抑制的渴求。所有这一切引发了一种让人耗尽心力，在这个尚还空乏的世界里生产、创造、做些事情的愿望。”生活在这个怪异的空乏世界中，这代人必须赋予其意义，在痛苦中催生出这个意义。有



作家斯塔尔夫夫人头戴埃及风格的包头巾。

^①埃德加·基内：《我的思想历程》（Histoire de mes idées），177页，1972。

待重建的，正是法国本身。在惨遭两次入侵之后，她已经苍白无力，仿佛刚刚走出漫漫寒冬的大地。按基内的话说，和他同时代的每一个年轻人都想要包扎祖国的伤口，让她重获新生。每个人都忍受着寂寞的煎熬，感受着“这植根极深的精神之树无声无息地，潜移默化地培植着法国的精神，从国境线的这一边到那一边。”^①

1830年也同样与后来的年代有所区别。在不久后的几年，浪漫主义运动僵持住了，正如波德莱尔（Baudelaire）青年时代的朋友，写过他的传记的欧仁·克雷佩（Eugène Crépet）向埃内斯特·普拉龙（Ernest Prarond）透



波德莱尔青年自画像。他的青年生活完全浸淫于鼎盛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气氛中。

露的那样：“那是在多么热烈的气氛中，充满着为我们所不知的电流，你们多么幸福，能在文学生活中出生！这种气氛本身具有的丰富影响在你们中最强健的人身上传播。而我，差不多在将近十年后出生（他出生于1827年，波德莱尔和普拉龙出生于1821年），一开始就被僵持的政治攫住、冻结……波德莱尔，像你们一样……及时采集到了生机勃勃的光芒。”^②

在浪漫主义的鼎盛时期，“人们疯狂于抒情诗和艺术”。^③埃内斯特·勒古韦（Ernest Legouvé）是意大利戏剧的狂热爱好者之一：“六十几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有律师、行政官员和作家，在正厅中间、枝形吊灯架下，组成了一支罗马志愿军，他们的第一条准则就是从不缺席任何一场演出。”^④他自己就已经看过六十几遍罗西尼（Rossini）的《奥赛罗》（l'Othello）……这支队伍十分严肃地扮演着他们的角色。首先，在开场前他们就集中到了一起，“我们在开场前一个小时就到了，我们把这

① 埃德加·基内：《我的思想历程》（Histoire de mes idées），178页，1972。

② 克洛德·皮舒瓦（Claude Pichois）、让·齐格勒（Jean Ziegler）：《波德莱尔》（Baudelaire），171页，1987。

③ 泰奥菲勒·戈蒂埃：《浪漫主义回忆录》（Souvenirs du romantisme），8页，1996。

④ 埃内斯特·勒古韦：《六十年的回忆》（Soixante ans de souvenirs），130页，1888。



段等待的时间用来准备演出。年纪最大的那些人，以前看过加西亚（Garcia）、佩勒格利尼（Pellegrini）和帕斯塔（la Pasta）^①的演出，把他们和我们当今的三大艺术家相提并论，向我们指出他们各自才华的特点：一个年轻的行政官员，现在是最高法院的推事，是一位很出色的音乐家，他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了他所听到的大艺术家们技巧最为精湛的段落，并为我们轻声吟唱。”接着，在歌剧演出过程中，这些狂热者表现得就好像评审团一样，公众就随着他们称赞或是沉默。如果某个人胆敢违背他们的评判鼓掌的话，他就会招来尖刻的非议：“这里是不是有个法兰西喜剧院的常客？”因此，歌者们很注意也很惧怕这60个人。埃内斯特第一次碰到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拉布朗什（Lablache）的时候，拉布朗什对他说：“哦，先生！我早就认识您了！正厅的第二排，第六个位子。哦！我常常是在为您歌唱。”所有这一切都有些过分疯狂，“但人们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对艺术的热情和热爱，它们都是1830年的写照。”^②勒古韦总结说。

1832年，埃内斯特在一个座无虚席的音乐厅里等着听韦伯（Weber）的《自由射手》，“加斯帕尔乐曲间奏演奏到中间的时候，我的一个邻座站了起来，身子倾向乐池，雷鸣般地吼道：‘不是两支笛子，笨蛋！是两支短笛！两支短笛！哦！真是一群野蛮人！’说完，他愤怒地坐下了。在整个大厅的一片喧哗声中，我转过身看到我附近有一个年轻人气得直发抖，双手紧攥，两眼冒光，还有一种发型！一种发型！……可以说就像是头发做的一把巨大的伞，向外突出，具有一个可移动的挡雨檐的形状，



1832年28岁的柏辽兹，E. Signol 作。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已经进入了他的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他那“一把大伞似的头发”，与他充满激情的巅峰之作《幻想交响曲》一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①加西亚、佩勒格利尼、帕斯塔，这三人都是19世纪早期活跃在巴黎舞台的著名歌唱家。——译注

②埃内斯特·勒古韦：《六十年的回忆》，132页，1888。

在鹰钩鼻的上方。”^①第二天，这个年轻而富有激情的纯粹主义者敲响了他的家门：这个人就是柏辽兹（Berlioz）！

“最走红的人物是作家中的佼佼者。”德西雷·尼扎尔（Désiré Nisard）写道，“后来，大众又宠爱起科学来……在我刚开始进行文学尝试的时候，居维叶（Cuvier）的名字仅仅是有名，而夏多布里昂却是既有名又流行。没有一个聪明的学生不梦想着取得文学上的荣誉。当时享有盛名的作家多少都是记者出身，尤其是夏多布里昂用他充满激情的散文让《论坛报》（Journal des Débats）的栏目变得赫赫有名，因此，1842年的时候，在一家报纸写作是未来作家们第一位的雄心。这也是我的雄心，但我不敢承认，我觉得这太不着边际了。”^②夏多布里昂划过的耀眼痕迹，也同样出现在阿尔芒·德·蓬马丹的记忆里：“和我同时代的人，尤其是不多的比我年长的人（他74岁）才会知道夏多布里昂对于在维莱勒内阁上台和波旁王朝颠覆期间进入知识分子生活的那一辈人意味着什么。他以无与伦比的声望和辉煌，成为了我们的政治和诗歌的化身，我们对自由的渴望、青春期的梦想的化身，甚至成为了混合在我们的阅读中，搅乱我们睡眠的浪漫景象和一切的化身。我们近乎幼稚的想象从他的天才里汲取营养，如饥似渴地吮吸，陶醉其中。西莫多塞（Cymodocée）、阿梅利（Amélie）、阿塔拉（Atala）、比安卡（Bianca）、韦莱达（Velléda）成了我们起初的最爱。”^③

中学生们对浪漫主义文学和戏剧怀有特别的钟爱。他们不买新出的书——一本标价7.5法郎的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经济能力，但他们在拉丁区的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籍。19世纪30年代初期，在卡内特街的卡迪纳尔夫人（Mme Cardinal）家，或是在圣雅克街的贡达尔夫人（Mme Gondar）家里，他们可以看到欧仁·苏（Eugène Sue）的早期小说《阿塔尔·居来》（Atar Gullet）和《蝾螈》（La Salamandre），以及流行的中世纪小说，如罗歇·德·博瓦尔（Roger de Beauvoir）的《克吕尼的学生》（L'Ecolier de Cluny），阿方斯·鲁瓦耶（Alphose Royer）的《坏男孩》（Les Mauvais

① 埃内斯特·勒古韦：《六十年的回忆》，134页，1888。

② 德西雷·尼扎尔：《传记回忆与短信》（Souvenirset notes biographiques），第1卷，300~301页，1888。

③ 阿尔芒·德·蓬马丹：《我的回忆》，第1卷《孩提时代及青年时期》，246页，1885。

